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文憲集卷二十二



詳校後補遺寄經居郭祚熾

文憲集卷二十二

明 宋濂 撰

墓誌銘

凡十三章

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贈奉直大夫
浙東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
封當塗縣子王府君墓誌銘

洪武戊申春正月皇帝正位宸極布告中外念及舊勲
例頒恤典於是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王公



之歿已七年矣初公之既歿上詔有司議贈公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封當塗縣男且俾與享雞籠山功臣廟中上猶未慊其情至是復仍其舊縣進爵為子以寵之公之子文感皇靈之渥被也虔奉命書副墨焚告於墓下明年己酉冬十一月持翰林待制王君禕所具事行求濂為銘以侈上之贈濂辱與公游不敢讓之遂按狀而序列之公諱愷字用和姓王氏太平當塗人幼有大志沉酣六經諸史間必

欲見之於用起應府公之辟為府史疏譟獄訟人服其
平歲乙未上取江南兵臨當塗即召公至幕府上方為
元帥命為掾以參決戎事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
京口京口民新附机隄不安公慰撫之始定上為中書
平章政事建江南行中書省於建業陞公左右司都事
公遇事善於彌綸日以薦賢為先元戎宿將咸器倚之
唯公言是信戊戌秋獠獠兵數萬自杭來降待命嚴陵
境上上遣公馳入其軍喻以禍福偕其渠帥來朝是年

冬上將征浙東時婺之蘭溪已下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戍之上命公與胡公定議取婺親帥師圍其城守將出降公審察民情而奠綏之歷言上前無有不聽者己亥春王師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上留胡公鎮婺而民賦軍器之務咸以屬公冬王師克三衢擢公左司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公增城浚濠置游擊軍募保甲翼餘丁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斥並城廢田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藝

者聽軍士貸耕而為輸糧縣官籍江山常山龍游西安

四縣丁壯凡六丁之中簡一以為兵置甲首部長統之

丁壯八萬有奇得兵一萬一千八百無事則為農脫有

警則兵者出攻戰而五丁者資其食開平忠武王屯兵

金華其部將或來侵民公偵知之械而捷諸市王使人

讓公公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股肱肯令傷其本

乎捷一部將而萬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嘆美之開

化馬宣差挾舊邑印章誘編氓為變江山楊明恃砮柵

之險叛服靡常公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衆部內帖帖
無譁民饑疫相仍死者枕藉道路公出倉粟使作糜哺
餓夫脩惠濟局居藥以注病者所活不可勝數學校廢
於兵公為浚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士弟子員
孔子家廟之在衛者公亦為新之退食之暇輒集薦紳
之徒摩切道藝人士翕然悅服諸暨戍將謝再興與部
帥王甲有違言幾致亂上令公調解之公善於說辭二
人之驩如初邊鄙以寧同僉樞密院事李文忠以國

之懿親握重兵鎮嚴陵上命公往來任其軍庚子夏六月偽漢寇龍江上名嚴陵帥葛俊檮廣信以牽其師道過衢公謂俊曰廣信偽漢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全軍以往不可若出偏師撓之未見其利設有挫衄吾衢先繹騷矣乃止俊而請胡公行胡公至而廣信潰一如公言辛丑夏拜胡公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分省於婺以控制東浙公仍以左司郎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劇邑役民無藝公令民自實田請

都以糧多者為正里長寡者為副正則以一家或二家
充副則合四三至七八而止通驗其糧而均賦之有一
斗者役一日賤與貴皆無苟免者金華周泰義烏柳昌
恃俠以蠹民公逮至於獄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
氣猾胥藩立道標金華一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道並緣
為奸利公廉其罪狀以聞寘於法胡公日治軍旅以略
嵎縣禦諸暨為已任分省之政皆公統之公挈綱布紀
風采凜然偽吳將呂玘侵諸暨欲堰水以灌其城胡公

奪其堰反決水灌珎珎勢蹙乃馬上折矢與胡公誓請
各解兵公聞之移書謂胡公曰彼狡謀爾慎毋信今珎
在重圍是天授首之日也胡公不忍食言竟從之珎畏
敗盟而去先是猫獠軍來降胡公分其衆萬餘戍婺闕
等相挺為亂胡公被害公亦及於難當難作時
猫帥多公恩欲擁之而西公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設
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耶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繫一
日而罵賊聲愈厲命左右取酒酌滿竟日達夜旁若無

人賊知不可屈遂刃之壬寅春二月七日也享年四十有六上駐蹕江西聞公之死為之嗟悼良久親為文祭之及返柩金陵上復率羣臣往城南致奠乃以其年四月十一日葬江寧縣鳳臺西鄉聚寶山之原公狀貌龐偉氣局堅凝善謀而能斷嘗以事入諫上弗聽公却立戶外既暮猶不去上出怪問其故公從容諫如初上慨然從之公於吏事尤長據律按比而節之以儒術案牘經其裁削辭簡而意周喜為詩歌與賓朋談笑樽俎間

更唱迭和情意豁如也故於其歿也人莫不傷之公父諱榮母孫氏配張氏子男子三人長即文有學行今為侍儀使階承直郎次行賊害公之際行方侍側或勸其去行曰棄親而求生吾不為也卒隨公以卒次升童孫女一人濂為左史時侍上左右嘗與濂論佐運之臣以字稱公曰王用和經濟之材也吾將大任之惜乎早歿於難則上所以簡注公者為何如使公之存至於今必躋政府歷憲臺澤及於民者將益廣不特前所書而已

人之患也有才而無其時今公雖有其時未能大顯而命止於斯不亦悲夫雖然公之贊治外垣為賢賓佐及臨患難嘗賊而死為忠臣天恩所加便蕃優渥名亦足以不朽矣在公可無憾銘曰

真人之興肇自濠梁白旄黃鉞指麾四方桓桓豪英雲合嚮應維時王公杖策出迎龍旗所屆靡役弗前借箸以謀燭於幾先莫搖嚮風帥徒內附公往撫之謂公來莫澍河之東娶為名邦六師一臨完城以降奏凱而旋

留將戍守公持文墨參其臧否姑蔑遺墟既入版圖兵
民二柄孰幹其樞帝詢在廷非公疇可公拜稽首即日
上道城增而高復浚其濠游擊置戍金柝夜囂孰為頑
民嘯呼搆亂誘而繫之邊烽晏晏出粟哺荒注藥起疴
民豫且康弗教則狂乃新泮宮乃置博士乃設俎豆乃
經乃史金華建蕃控於海東還公來治若疚在躬科繇
匪度均之平之間右奪政辟之刑之民樂其生親若父
兄敵畏其威望如長城豈期妖豎相挺為變大詈不屈

遂罹於難人孰無死公死則忠正氣不沒凌厲秋虹皇
情盡傷親御翰墨摘文祭之龍光赫艷受才孔多竟不
盡施清風宰木淒其餘悲不朽維文大書深刻後百千
齡過者必式

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墓誌銘

濂侍講禁林時蘇之良士瞿公莊來為典簿其為人也
文學蔚茂而勵行堅凝濂甚敬畏之凡應制諸作多出
其手率皆稱旨自是與之締交不翅伯仲然間以先府

君墓銘為屬瀟以索文者接踵於門雖諾之而未暇為
今蒙恩致政家居又復移文以申前請乃序其事而繫
之以銘序曰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瞿氏其先居河南
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
常熟家焉生二子曰青曰達俱有才力能伏其鄉人元
兵取江南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姑孰青與達帥里中強
壯拜馬前迎之有獬犬突出軍中衆睜眦持弓不敢發
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謹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

不如吾弟達將軍遂出旗號俾達招諭未降者承制授
達為百夫長及宋亡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
盜轉憐口提領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
食日從其徒射獵飲酒為樂不喜學書然天資仁善和
順未嘗有過年十七怯憐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
食甚貧府君即折弓矢脫略紈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
二親承候顏色唯恐弗至母嘗病疽時天熱疽潰臭不
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

手摩穢剔汙扶其起卧不解帶者三旬至愈乃止母又
嘗患積氣危甚醫弗能攻或告以股肉可療其法寘刀
孟上而禱於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旦至晡
頓顙於地顙破血流被面刀弗動府君泣曰天忍不憫
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甘之肉何暇惜乎知刀終不可
動起引之割肉寘孟中裂帛漬血裹創戒左右勿泄羹
之謬稱他肉以進母不食已五日見羹喜為之握筋食
一杯幾盡食已而瘳母後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葉遍市

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哀號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實三馳歸遺母母疾如失既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儻守之而不變如父母何携家入蘇城謁多錢翁有所稱貸多錢翁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資財俾府君貿遷而分其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幣若干錠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有陸田宅券書及他貴物於路者府君

覽之曰券書失啓爭端急跡其人呼與之其人權貴家
奴失主券畏罪欲求死叩頭謝曰活我者公也氍工王
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竈突無煙府君憐之天未明携錢
二十緡潛投窓隙而去歎歲出糶有寔人來糶衣不掩
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糶十千邪倍與其粟鬻
蔬者過門府君取蔬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汝當以餘
錢畀我鬻者笑曰吾安有餘錢邪府君曰汝第持去俟
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實予之而不欲其知皆此類

凡負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怪問其故府君曰彼胼肩
繭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之較邪歲丙申常熟凶民來
依者數十輩府君僦舍館而食之癘氣發者相枕藉府
君躬視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君晚喜浮屠言讀
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陳氏性理字義即解
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
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二子服父訓刻志事學莊
入國朝蔚為名儒從典簿陞禮部員外郎府君及見之

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恐念慮或亂畫
紙為圓圈揭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於家卒前一日
楚府伴讀陳子晟等道過府君將之京問府君欲何言
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語吾兒莊努力供職報天子恩我
死當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禮部累請封於朝未報卒
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娶蔣氏贈安人事舅
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怒則率子女羅拜於前曰新婦
誠可怒願念諸孫貸其罪舅姑意不解悲請至再三乃

已年七十三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三日塋於吳縣
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男二人即懋莊女三人
一天二適某某孫四人紹緒紳曾孫男二人女一人府
君歿之明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司左
叅政階通奉大夫於法當得加贈云者嗚呼孝者天下
之大經也一鄉得孝子焉則一鄉睦一邑得孝子焉則
一邑順一郡得孝子焉則一郡治此無他人之所秉恒
性固未始有殊而移風易俗之道蓋莫急於此也然而

孝行之至心與天通常布之士往往能感於神明發於
祥徵載諸史牒復有不可誣者今府君不自有身唯欲
其親之安割股愈疾固人之所難至於菱未華時而能
獲實者三非神明陰相之未必能致斯則心與天通之
驗也在宋之初貴池有孝子者曰葉薈秋九月母有渴
疾思生李食之薈號泣樹下忽叢葉中得雙李如彈丸
人以為孝感府君之事寧不與薈類耶薈之名尚傳於
今而弗泯則夫府君者其不當有傳耶茲銘之所由作

也銘曰

維孝之德是謂天經秉厥恒性體順達誠有美孝子醇
懿是循但知有親遑恤其身親病在寢子兮吟呻稽顙
於庭顙彼百神我命弗顧體肉何惜親年可延我志則
懌求陵大澤悲啼欲喑豈意未華獲實者三天鑒哀衷
顯厥祥徵揚之邇遐聲光騰騰卓行若茲亦足不朽况
其立心一歸忠厚推仁惠窮日惟孜孜吾分當然奚求
人知施德不食其子維良上簡帝心參預藩方勒石幽

宮文不妄飾此孝子墳過者宜式

故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吳文
明公墓誌銘

府君諱彤字文明姓吳氏世為臨川人穎異越常流從
虞學士集危左丞素學二公深相器重應書鄉闈弗獲
選去補江西行省理問所令史益種學績文不倦夜以
繼日遂擢至正丁亥進士第授贛州路錄事階將仕郎
時郡守貳皆朝廷重臣苛察繳繞察見淵魚僚屬重足

而立莫敢仰視府君以事至府數與之抗辨氣凜凜不
回撓初甚怒罵已而反賢之贛俗泥堪輿家說有踰半
世不葬其親者府君召父老諭之曲盡倫理不兩月間
葬者以千數民家二女咸學浮屠法揚言脩然坐脫無
知氓競奔湊之府君坐以左道上官持不可府君謂其
母曰吾聞坐逝者必焚其身以收舍利約以明日行火
母亟來謝曰女幸生矣人告妻弟奪其金條脫者絕無
左驗府君陽令中析之告者欣然謝去妻之弟獨灑泣

不輟乃杖告者而與泣者衆以為神朱甲與湯乙仇抵
為盜自刺妻實之官捕湯燬治竟誣伏府君察其色有
冤以計給朱妻出所刺刀其血猶在遂縱湯而罪朱劉
漢銜李敬甫無以快其忿構其集眾攘已貲府君得其
情往白守守怒令易辭府君不從更以它吏成案戮李
於市當刑之日雷震守廳事吏尋為厲所困自刎死郡
兵暴橫虐諸民府君每直之守寢不悅民怨羣起而逐
之因擁府君為守府君曰擅廢置二千石者族汝曹聽

我言當迎守還不然吾決不從汝族也衆皆潰去越翼
日復聚城外鼓譟焚廬舍為亂府君請守出共帥壯丁
趨火獲造謀者梟其首餘寘不問一郡帖帖時營國公
大你赤出鎮江西三品以下得專封拜功狀上署府君
為郡治中實超四階至正戊戌偽漢兵圍城踰三月府
君調度供億無闕及勢蹙慷慨自誓躍馬欲觸鬪民爭
擁不得前城陷偽漢竒其才令軍中有生獲吳治中予
百金府君被執命釋而官之竟以謀脫歸臨川邂逅崑

谷日以奉母為樂若將終身焉郡既入職方守臣侯至
善力薦起之乙巳秋七月拜國子博士成均初設其建
立規制及銓選祠祭之事府君皆與聞贊決者甚眾丙
午春正月轉同知嚴州府事浙江猶未下曹國公李文
忠方議征進府君轉輸餉餉至軍前公以能稱之吳元
年丁未召還南京與禁林諸老共議即位郊祀儀注洪
武戊申春正月擢僉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議
大夫三月至官分部荆襄上疏言五事鑄降諸處印沙

汰荊州湖泊官省武昌等處批驗所復荊峽二州田額
均石首公安江陵三縣水夫科繇秋七月又上疏言興
學置安陸驛傳輪役遞運船及給鑄錢諸物價等事上
皆從之己酉秋九月改僉山東提刑按察司事庚戌夏
四月以東昌土曠人稀請省博平清平夏津朝城館陶
觀城范七縣秋七月超拜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
察司副使薦剡人才唯恐失之兩考北平鄉試而得士
為尤多癸丑春三月旨還京值疾作而終夏四月二十

又九日也享年五十又七曾大父某大父某父輔有恩
在州里稱為惠人母蔡氏元配胡氏前十五年卒繼室
彭氏子男四吉祥勝安皆夭唯林童者齡存女八已亡
其五長適胡中胡氏之兄之子也次適太常掾施興嗣
幼在室生平撰述甚多有弱齡壯游山居南游金蘭五
稟藏於家初府君既歿興嗣以其子幼乃來京師請熊
叅軍鼎狀其羣行徵予為之銘其致辭悽以悲予惻然
諾之未及為而興嗣歿方懼吾文無所授而胡中又竭

歷來請辭如興嗣而有加焉遂以畀之府君權厝京師
南門外中乃奉其柩歸將以某年月日塋臨川縣之赤
岵山并持興嗣之骨還付於其家中亦可謂義士也已
予聞祭統有云銘者論著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勤勞
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蓋孝子慈孫之所欲得者也今不
敢廢茲義序而銘諸庶慰府君於九泉之下使興嗣有
知亦將無所憾矣銘曰

虎蔚炳煥文何彰耶刻兇燭姦政何良耶動合矩度行

何方耶位之欲昌而底於亡耶松摧栢焚孰知其為棟
為梁耶神理冥茫胡可以測量耶四尺之墳岵山之陽
有永其藏慎毋壞傷

故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
于府君墓誌銘

惟于氏遠有世序多以文學為業族居南康之都昌至
君益顯融於時大父德仲贈明威將軍某衛親軍指揮
使司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河南郡伯大母王氏追封河

南郡君父祥英贈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母余妙真封河南郡太夫人君幼知讀書通大義縉紳先生稱之既長磊落有大志不屑為變情徇勢之行會元政大亂天下兵動江東西化為盜區分寧徐壽輝建偽號曰宋都九江使其將張福夏彰據湖口元將三旦八駐師鄱陽都昌適當其衝要交互殺掠民俛俛不知所從君召父老子弟謂曰吾等皆良民順寇兵官軍以為叛從官軍則寇兵

又將屠我行見無噍類矣其計安出父老子弟咸叩頭
曰微君不能生我君乃集諸少年趨健者列為隊伍朝
暮教以擊刺之法旬月間整整可用乃握劒坐庭中下
令曰賊兵有入吾境共擊之不用命者斬衆皆股栗賊
聞不敢犯同列有忌君能者數潛通構害君皆先機而
梟其首人以為神歲乙未徐兵破鄱陽君之勢遂孤都
昌繼陷徐聞君名急搜訪獲之命為江東宣尉元帥鎮
鄱陽歲庚子徐之柄臣陳友諒殺徐而自立更偽號曰

漢君乃泣曰我與陳皆徐君之臣陳不道乃爾我可比
面而事之邪當是時皇上龍飛臨濠定鼎建業豪傑之
士爭相奔走君遣使者奉幣以浮梁降上悅而受之君
輕騎謁上於龍江詔宰臣燕饗之禮意優渥賜以金鵬
頂帽暨錦袍一襲授通議大夫行樞密院判官戍徽州
永平翼遣之鎮行十里所復趣還解金連環并絳授之
且曰予賜卿冠衣不可少此故又召卿來爾君感知遇
之深誓殫報効上疏曰于光之心鞠躬盡力報國一忠

死而後已上命左右藏弃曰此于光誓書也君察偽漢
國政不一兵出於外潛獻搗虛之策上親征九江君與
郡將皆從馳行電疾友諒以為自天而下棄城宵遁君
將兵下黃梅瑞昌諸居處亡何助攻建昌拔之出戍鄱陽
友諒攻洪都上親往救大戰彭蠡湖友諒斃於流矢其
子理假息武昌詔常忠武王追攻之理遂與櫬銜壁出
降君皆在行中與有功焉轉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使
司事遷鷹揚衛進階懷遠大將軍時偽吳張士誠據浙

西淮東數州之地君從大將軍徐魏公往討秦興高郵
淮安安豐皆下張之勁卒皆聚湖之舊館魏公督諸將
及君破之遂平湖州下姑蘇士誠就擒及魏公征中原
君統銳兵以從益都沂棣登萊諸州次第平乃入汴梁
克洛陝攻下潼關君與郭將軍守之元將王左丞自河
中帥衆來奪關兩兵方挾戰君舞戟橫貫其中大呼殺
入元兵奔潰追斬之積屍盈野越六月進擊河中拔其
城魏公命戍鞏昌元將庫庫特穆爾屢引兵來戰君輒

搗走之適兵不敢東向遂合諸部兵圍安定州君急分
兵往救兵少不能戰退屯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君腹
背皆受攻遂被執百計誘其降不屈韓將軍戍蘭州元
兵來圍城擁君行城下使誘將軍降君呼曰我不幸被
縛誓死不辱國爾輩受大明皇帝厚恩當堅守以伺大
軍之至勿信其甘言所誘也元兵大怒批其頰擁之使
去尋聞被害上悼之錫以布帛令其家成服行喪遣祠
部官祭以少牢奉其神主配享鷄籠山功臣廟中君諱

光字大用于其姓也自二十五歲起兵至四十三而歿
氣貌脩整善鼓琴能吟古今體詩多古雅不凡兼通醫
學針灸科人望之翩然貴介公子也及持戟上馬輒鷹
揚虎視所向不敢當達者莫不改容太夫人性剛嚴君
事之孜孜盡禮唯恐稍違其意遇氣有未平君長跼於
前移時不敢起君子尤稱焉娶鄱陽劉淑姬通書史封
河南郡夫人子男二人蕃與宣也君生於天曆戊辰九
月十四日歿於洪武庚戌其月日則不可復知矣辛亥

某月日蕃用招魂禮塋君衣冠於某山之原前塋一月
其外舅建德令劉君爆狀君之行引蕃來拜于庭請為
銘揭諸墓門嗟夫君以一書生嬰亂世乃能倡義旅以
捍鄉邦繼而率衆歸有道之朝四方征伐為前鋒幕府
上其功殆無虛歲惜乎安定之後孤軍深入不能制勝
遂致陷於虎口天乎命耶有識者蓋悲之也然君能執
節不回視死猶生卒不負誓書死而後已之言亦可謂
夷險一節者矣銘曰

麟之師師鳳之儀儀治世之奇有力如虎長戟勁弩才
堪用武惟君之生丁時搶攘六合虎爭投筆而起集厥
師旅以障州里真龍天飛大明赫熙杖劍來依帝曰嗟
汝爾鎮欽土以安黎庶大軍長驅何戰不隨翦漢縛吳
借籌決勝山東受令洛汴亦定潼關置屯鑄鐵為閭敵
不敢捫靈旗西伐如火烈烈所向皆捷多寡勢殊視敵
如無卒捐厥軀赤心如日以身徇國死又何恤皇寵有
輝少牢祭之饌食崇祠寰宇一統不為麟鳳使人增慟

冠衣具存大招爾魂藏之山樊山氣鬱鬱護此玄室魂兮來宅

元贈武略將軍同知臨洮府事騎尉追封滎陽
縣男朱子厚公墓誌銘

府君諱珪字子厚姓朱氏其先出於唐同鳳閣鸞臺平
章事敬則之裔敬則居亳之永城世以孝義被旌顯一
門六闕相望而子孫尤貴富邦人慕艷有金頭公銀頭
公之號兩族叙昭穆而塋占地百餘畝亦曰宰相林

則當時簪笏蟬聯朱紫赫艷可知矣世遠譜廢子孫分適他州莫能究其詳府君銀頭公之後也五世祖某宋建炎初扈蹕南渡寓於霍丘仍以賢雄於時曾祖某通判淮安州祖某提點壽春府稅課司遂居壽春之下蔡父某咸淳末嘗舉進士未及官而宋亡入元以儒入仕授無為州學正母胡氏府君幼不好弄疑然如老成人及長孳孳嗜學求名講師而事之知解既至不欲陷於一曲凡天官地理卜筮醫藥之屬咸究其玄旨晚而學

易陰陽消長之理吉凶存亡之故觀象玩辭使心與理相涵無少爽者終日默坐視流俗紛紜絕不與競人以爲迂則笑曰主靜乃吾學也鄉隣有聞者諭以訟終去之義釋然而去若不能凶喪及無食與衣者竭其力周之自奉甚儉一豆二簞猶不盡食事繼母張氏如親母唯恐有毫髮違其意令聲流聞莫不高府君之行郡國將辟起之不聽部使者行縣又以茂材舉河南行中書遂署安豐路儒學正府君曰與其身有虛名孰若心無

慚德辭不赴鄉子弟擔簦從之游日談道德仁義刮摩其故習疊疊數千言弗倦暇則鼓琴咏詩以自娛或時出佳山水間獻歌志返壽始五十以延祐戊午秋九月某日終於家以某年月日塋於縣西孤山祖塋之左娶劉氏子男三人曰某曰某曰復女一人適某元季府君以復貴贈同知臨洮府事階武畧將軍勲武騎尉爵榮陽縣男劉氏贈榮陽縣君入我國朝河南山東相繼降復例遷京師有薦其文學於上者得召見擢國子助教

侍經親王陞燕府參軍轉長史予時忝職禁林兼青宮
贊善日與復游復凝重醇懿有儒者氣象予甚重之會
予蒙恩歸田復持燕相府錄事揚哲之狀求銘府君墓
哲序事精贍且烜然有奇氣於是粗加櫟括而繫之以
銘銘曰

水若有源長流弗虧豈無潢汙朝滿夕除猗與府君遠
有世序邦人豔之縣延簪組嗜書不厭幾欲成癖晚而
潛心我學吾易觀易玩辭孰出範圍參諸天人或驗事

為發聞于時郡國交辟有儒一官可涖其職縻身下列
揖拜上官豈若肥遯白雲青山令子既顯褒贈攸宜九
泉冥冥燈其有輝況今遭逢六合重熙龍光下被行當
見之孤山鬱蒼中有玄唐太史勒銘永固其藏

故東吳先生吳公墓誌銘

惟吳氏初自延陵而分圖譜之局廢不能詳其爵里世
次五季末有諱嗣者自廣信遷撫之金溪其諸孫宋含
光尉邦基生郇從象山陸文安公傳道德性命之學郇

生福州教授行世行世生太學進士益益生鄉貢進士
饒漕貢進士可景定甲子進士名揚兄弟並以文鳴可
生泰連泰連生儼儀儀字明善世稱為東吳先生自幼
以續承家學為事雞初號輒起秉火挾冊而讀之時建
昌江公存禮謝公升孫皆前進士先生負笈從之游繼
登鄉先達虞文靖公集之門於是博極羣書其學絕出
於四方先是元至正甲申先生伯兄儼與其子裕同舉
進士裕連三薦始擢辛卯進士第名在第二冠南士之

首及至丙申先生暨再從弟立盛又薦於鄉立饒之孫
盛名揚之孫也鄉人榮之指先生之居相語曰是家在
前朝以明經詞賦知名者先後相望今復如斯書詩之
澤厥有衍緒海內兵起先生遂無意北上下帷講授遐
邇學徒爭奔赴其門先生隨其資器孳孳訓迪必使優
柔厭飫而後已凡所數繹皆五經奧義不拘泥於箋記
而大旨自暢晚尤殫心於春秋且謂聖人之經一而諸
家異傳大道榛塞職此之由乃著三書曰裨傳曰類編

曰五論辨辭義嚴密多先儒所未言嘗撫卷嘆曰此書
吾積學之所致後世有楊子雲其將好之矣然於文辭
尤豐贍有力下筆之頃思如湧泉開闔抑揚不愆矩度
論者謂如晴巒出雲氣勢突兀不假雕琢天然成章先
生則曰作文不原於聖經不關於世教雖工無益也先
生涵養既深造詣益殊其於律已之功莊慤而端嚴隆
寒極暑必正衣冠而坐家人聞其謦欬輒肅容而立不
敢妄動天性篤於孝友事二親唯恐違其意季弟偉蚤

天其室周氏方少子秉僅五歲先生經營其家撫衷至
成人周氏得以遂其節先生為人剛直自將巽懦者不
侮強禦者不畏或以非理來撓必峻言折之其人悻悻
見於色弗少顧稍知感悔即遇之如初有寸善播揚唯
恐不聞壬辰之夏縣燬於寇所在惡少年持白梃相槌
為亂先生椎牛醢酒集里中耄倪諭以禍福皆稽首聽
命他鄉為亂者皆罹草薶禽獮之慘或無子遺獨先生
之鄉獲免及入國朝撫州守侯君元善聞先生名欲聘

起之先生以病力辭洪武庚戌江西鄉闈試多士府判
官王黻夢州城中迎狀元既而先生之子伯宗實在首
選明年辛亥對策大廷復以第一人賜進士及第召見
奉天殿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或者以夢之前徵為先
生世科之符而先生已歿不及見矣先生之歿在辛亥
二月二十八日上距所生大德丁未之歲得年六十有
五配何氏生丈夫子三人長即伯宗初名祐今以字行
次禴次祁皆以經術教授州里女三人曾雅周禮黃顯

其壻也孫男一人某女三人尚幼初伯宗會試南宮予嘗奉勅與考試事伯宗因來謁以先生文集序為請予未暇為而先生訃音至矣伯宗乃泣拜求撰墓文將還以其年某月日墓里之毬塲山且勒文懸緯之碑予聞世之右族重珪疊組者有之矣索其家學相仍數世而弗墜十百之中或一二見焉況夫科名尤造物者之所靳哉今先生之門何其莢葉聯輝至於如是也此無它山厚則木繁海深則川聚其亦理勢之必然耶自時厥

後繼繼繩繩予知未有艾也雖然先生之學則又在乎科目之外經不可不窮也德不可不脩也業不可不廣也欲法先生者法此足矣是宜銘銘曰

吳氏之裔何蟬聯兮科名接武代多賢兮先生承之志益騫兮嚆濟道腴涉幽玄兮袞斧法嚴聖有經兮傳者角立分戶庭兮我願至隱發精明兮別挾浮翳朗日星兮窮經致用時則屯兮薜衣椒冠甘隱淪兮振揚教鐸宅乃文兮牖其天衷德潤身兮世降俗偷病逾深兮方

倚俞廬起痼沉兮秘其正陽平羣陰兮儒行之卓罔弗
欽兮一鑑之亡我心傷兮其人雖逝名則良兮有寧一
宮氣鬱藏兮焯德著美薦以石章兮

義烏王府君墓誌銘

烏傷溪上有王府君者壽五十八以洪武九年五月丁
巳卒於家十年春二月壬申葬於同義鄉下澤山之原
素服而臨塋者千有餘人皆洒涕而去蓋府君忠厚君
子也諱順字性之自幼嗜學嘗登許文懿公之門讀書

必欲見之躬行使物被其澤里有大鼓湖瀦水灌田五
千畝有奇歲久岸且崩天稍不雨田咸作龜兆拆民遑
遑不自寧府君嘆曰此非我之責耶即集众興築之約
田而輸作有差自出布錢鑿石作水門視時溢乾而畜
洩之民得大利朝廷營建宮室徵木石之工於郡縣縣
吏胥並緣為姦利不問老幼廢疾之不可任悉上其名
索之弗得輒捕比鄰以代鷄犬不得寧府君白於縣覈
實而作新籍凡有徵發按籍輪役之村疇之中痒疥疾

痛者急不能注善藥府君儲峙一室或有求者施之無吝色然恐察之不精且與名士朱君震亨講切內經之說汲汲以濟人為務鄉閭有單寡者出粟菽相貸而不錄其息沒則給槨殯殮之連錢久不能庚則焚其券府君猶以為未足復謂移風易俗必本於學乃建書塾招良師會鄉族俊秀俾子弟與之共學甚貧者輒周以羞服月旦十五日具觴豆延其父兄列坐左右立諸生於堂下府君正衣冠中居以孝弟睦婣之道誘掖而飭導

之縣大夫賢其為人顧左右曰若王性之者豈非一鄉之善士哉凡持牒來訴有及婚姻貨產者下府君調解之人服其公取決片言之間不復重有辭田賦移易不常官欲重輯之以定科繇同義一鄉府君實與鈎校之任積弊盡削無敢上下其手者府君遂欲進均役之策會病卒乃止大夫聞之頓足曰良士亡矣奈何太息者久之府君性樂易未嘗有憂色見人為一善事喜動容貌每行鄉飲酒禮捧大明律寘几案間諄諄為人講解

使之心領神會不敢為非聞居無事焚香鼓琴以自樂
四方賢士無不願與之交有納交者雖久留而不厭好
法書名畫不翅金玉然顛沛流離亦挾以俱往通周易
有所謀為則必揲蓍玩占所言凶吉多驗曾祖益之宋
季為越之校官祖文繼父栖妣曾朱二氏妻凡三娶諸
助何璉皆先卒今惟朱某存子男子三演溢淳子女子
三諸宗陳亨吳童其壻也孫男五至淑至剛至和至誠
至隆孫女四皆在室府君既葬之六月演請同縣宗潤

集其行為書一通介學子童稚來謁文古者族則有師
閭則有胥各掌其戒令教治屬民讀邦法而書其孝弟
睦婣有學者校登夫家衆寡辨其老幼廢疾之可任者
至於役國事相堊埋之事無不備極其情意嗚呼府君
之行何其甚類之使一里得府君焉則一里寧一鄉得
府君焉則一鄉治一邑得府君焉則一邑之民咸得其
所視彼剝蝕於人扼其喉而監其腦者抑何遠哉銘曰
位不冠纓而惠孚於民仁矣哉若人是非紛紜而折以

片言信矣哉若人文質彬彬而令譽振振君子哉若人
銘以昭之揭於墓門

義烏方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天瑞字景雲姓方氏宋元豐間有諱沉者自嚴
陵白雲原徙居義烏之稠嚴今九世矣當五世時又有
諱應龍者登嘉定癸未進士第官終大治丞其族望嘗
顯矣府君曾祖諱淵祖諱崧之父諱汝霖母喻氏紹興
丁丑進士工部郎中喻公良能五世孫也府君六歲時

與羣兒戲於池濱一兒俯身攀藕花忽墮水中羣兒皆驚奔府君急執其足揚聲大呼人聞而來抱兒還其父逮長讀書窮旨趣孳孳弗少懈其父以食指之繁故廬迫隘不足以容別買宅一區於三里外命府君居之府君昏定晨省雖大暑寒不廢父母憐其勤力止之府君跪對曰子職當如是不為勞也府君之配曰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經歷諱約之女也府君相敬如賓終其身無片言乖戾或者婉之梁伯鸞朱歿府君一念之

輒垂涕與人交重然諾一旦暴風疾雨府君擔簦躡屨
倉皇欲就塗家人謂曰非有至急之故何遽往也府君
笑曰吾與人期不欲爽信耳其遇宗族內外姻多煦煦
有恩意有稱貸者或不能償實不問府君長身鶴立美
鬚髯樂賓友過從當酒酣耳熱高談雄辯驚動四筵徐
而察之皆根據經史出人思慮之所不到時論多之府
君有兄二人孟曰天與字景賢仲曰天錫字景範景賢
博通書傳善滑稽士無賢不肖皆樂與游尤精黃帝內

經之學有疾者恒依之景範淵深而簡默遇勝友論詩
輒抵掌劇辨滾滾如泉源發不見其窮府君固難為弟
矣亦復翹然與之抗衡非聰明絕倫不能也府君年七
十九疾病頗侵凌知其不可治乃絕醫賦詩一章示子
孫大意以為吾讀孔氏書死生終始之說粗若知之萬
事悠悠當同一夢波浮屠氏所謂天堂地獄不過托是
化為善而已吾家素絕之不必用也今死矣與明月清
風浮游於天地間耳尚何道哉書畢而終實洪武九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府君生平嗜吟有詩集二卷藏於家妻卽朱氏無子而先卒鞠景賢次子樵爲嗣既而少房馬氏生子男子二人曰士龍曰士信子女子一人曰丑姬徵事郎中書舍人宋璲其壻也孫男二人某某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初予與府君二兄交甚洽繼識府君於白麟溪上府君方爲女擇配予兒璲始九歲操觚作蠅頭細字謄于所造文辭府君心悅遂成婚姻家府君當有疾時璲將來南京省余往謁府君道別府君

執璲辟言曰汝尊公當代文士第一流吾旦暮死不復
與子相見願為求墓上之銘足矣璲泣而別未幾果以
訃聞予亦為泣下霑襟今予致政還家府君從孫衡備
書其事行士龍持以來請予惡得不為之銘銘曰
稠巖陽三鳳翔一鳳後逝雲為鄉梧桐峯峯空高岡緬
懷德輝人可忘

故瀟峯先生府君墓誌銘

大江之西南昌名郡有瀟峯先生其學以聖賢為宗其

文以理氣為主其行以忠信為本其接人以明體適用
為教其生也人尊之師之其歿也人又哀之慕之歿後
二十一年而門人弟子與其孤翰林脩撰善圖其不朽
者甚悉乃集羣行成書而以銘文屬筆於濂濂竊聞先
生多著書大抵研精易禮之學而及於邵子先天橫渠
正蒙諸書共若干萬言先生之言曰先天之學心學也
其圖皆從中起其前無古而後無今大之為天地小之
為民物顯之為禮樂幽之為鬼神遠之為闔闢之初終

近之為瞬息之起止莫不具焉邵子以命世人豪乃探
是圖著為皇極經世書性命物理之說重明於世學者
往往厭其難棄而弗講予於是有經世書說張子正蒙
書實與太極圖通書西銘並傳而未有為之註釋者余
於是有正蒙書說禮經殘缺已久朱子雖定為儀禮經
傳而其輯錄多出於門人勉齋黃氏與信齋楊氏其中
予奪多有未定余於是有禮說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伊
洛大儒雖嘗論著而其義皆愈索而愈無窮予於是有

易說吾道不行於時而其見於言者不過如此而已嗚呼觀先生之言則其心之所存者從可知矣濂雖不文敢不大書揭於墓道以為後進之觀云按狀先生諱隱老字子方姓朱氏南昌之豐城人曾祖某祖三德父應岳母楊氏先生自幼輒勸書須臾不少怠母若兄頗以為迂靳膏油不多給秋霄月朗每挾冊映讀之冬則拾枯薪及爇松明以繼欣然若忘其憂時江村姚公某泳齋洪公某洌泉趙公某皆宋之遺老淹通六藝之故而

桂莊涂公應雷又遠承乃亭朱子遺緒先生咸執經叩
請莫不交與之且曰朱生令器也他日所成當無讓古
人負笈而歸兄以先生不事生產作業力求析爨先生
不得已悉以美田與之自取不毛者由是家寔貧或憐
之勸其俯就科目庶得祿為親養一踐場屋不中益潛
心於聖賢之秘窮索於經驗諸身心唯恐有不合者久
之心與理涵瞭然如辨黑白遂倡鳴道學於荷山之陽
四方學子悉從之遊先生顏貌嚴毅若不可親近設有

疑問如撞巨鐘小大隨應無虛發者初先生伯父曰應
五日應祥曰應疾與其父皆足以師表

闕

鳴篳協使人望之苦窳

闕

論多之至正壬辰春三

闕

鷄犬耄倪皆窳

匿先生

闕

貲財任

取之書籍非

闕

家已罄矣爾幸他之資

闕

數十家皆籍是獲完先

闕

素以清白相傳寧寒饑

闕

不幸以至正丁酉十月

闕

脫橐芟繁補闕之責

闕

當謹避以免難

吾今無

闕

而遂亡

戊戌夏四月偽

闕

癸卯十二月初一日始

闕

一人即善克紹其家學者也女三人 闕

邵誼

孫二人象環闕掖象環通五經大義年十九前卒孫女
一人適羅壽亦里之良族曾孫一人興祖曾孫女二人
尚幼濂聞君之立心在乎遠且大者干祿以行志其澤
可被於當時著書以明理其功實垂於後世孰短孰長
人必有辨之者雖然人心漓矣士習陋矣翻經取題而
媒仕進者有矣求髣髴如先生者尚可得耶銘以昭之
亦發濂之深慨云爾銘曰

古之聖哲何為作經牖人天明使反諸誠世衰道微耽
厥口耳塞英摭華以經為戲繽紛外馳奚補身心實用
瓦礫棄其南金考亭奮興上繼伊洛完經翼傳日星照
灼豐城之墟天產碩儒豔其流光漱其芳腴堂虛露涼
膏油莫續挾冊於庭借月而燭優之柔之茫然遐思饜
之飫之如啖甘肥内存于心外著於目明命有赫吾敢
不肅出而倡道荷山之陽有聲泱泱達於四方執經之
徒雲合川赴若飲衢尊充足而去俗易風移惇我民彞

天不慙遺孰不涕洟玄堂沈沈妥厥靈爽尚畀後人胡福是享

王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樓君墓誌銘

嗚呼吾彥珍其止於斯矣乎初余年十九負笈入婺城之南受經說於聞人先生會彥珍亦從烏傷來卒業余家抵彥珍所居僅半舍不能一識至是始及見之歡如平生彥珍少余四歲肌膚若玉雪服飾鮮潔容止閑雅一何貴介公子也居三年聞浦陽淵穎吳公闡教諸暨

之白門余復裹糧相從彥珎知之騎驢躡余後越五月
即還彥珍自是家居余旦讀未見之書於浦陽僊華山
往與還皆經彥珎門彥珎聞余來雖夜至一鼓亦必秉
燭起迎醺酒澆我軟語不能休余因就寢席彥珎則卧
余榻側不解衣至明方興及別送余五里外訕侮謹笑
無所不至將行又復盤旋若不能遽捨者時彥珎年方
盛壯論議天下事若可俯拾故皆曠闊而疏略不事窘
束又何跖弛奇才也已而走燕都用太師德王之薦授

澧州管領拔都民戶總管府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
道里既遠風土嗜好迥然殊彥珎在官多悒悒不樂歎
曰人生貴適意爾何至東縛馳驟如馬牛然未幾解印
綬而歸不問賓朋有無無日不霑醉醉輒大笑世間事
類不足以污之至正中天下大亂官政苛急如東濕彥
珎益不自慘賴大放於酒晨興未盥漱即以壺觴自隨
白眼望天痛飲達暮唯恐壺口之竭也家事且日落彥
珎視貲財愈不自愛惜或勸何不少為子孫謀彥珎曰

祖年六十有七以元至正己亥十二月十八日卒于婺
之金華越一年辛丑正月某日權厝金華照水里之原
今將以某年月日歸葬會稽某山先隴之次然先祖之
卒今二十年矣相去日遠人之及見先祖者日益微稱
先祖之美者當愈疏矣儻又越十餘年安復有知而稱
之者乎惟托文辭之傳可以不朽而文辭之不美者又
不足以傳煦嘗聞人咸推先生所為文必傳先生文傳
則先祖之事愈久而不墜惟先生閔焉而賜之銘余曰

余文豈足傳而祖耶然而祖之事信有可稱者乃受而銘之君諱克和字惟中陳姓陳為固始著姓唐末有遷泉之南安者宋太常少卿侁始自泉遷會稽君七世祖也曾祖一新文林郎祖麒左宣教郎父德星母李氏君六歲喪母十九而父卒能自振拔讀書學法律挺挺不肯出人下元元貞初補三江鹽場吏覈故所積鹽得羨餘數十百引以代亭戶貧不能輸賦者流亡相率復還既而調嵯縣吏縣民誣鄰人盜其先塋珠君曰珠入土

必壞汝先塋塋幾何年矣豈有完珠耶富族偽為券書
奪細民田君辨其券曰是歲某月改元何謂正月耶皆
無以應而退轉吏上虞會歲饑民道死相望君言於令
尹發公藏易粟勸巨室啓廩賑貸存活者甚衆上虞夏
蓋湖廣百餘里溉上虞餘姚二縣田夏旱二縣民爭決
水至相歐繫君白尹立石表湖上而中分之爭遂止復
有梁湖者溉民田甚博右族利其腴將埋以為田民病
曠君浚復之改平準鈔庫司庫為會稽縣吏紹興路聞

君能辟為掾山陰堞埭塘圯海水禍稼郡公屬君治君
役多田家斷巨石穴其中貫以堅木築之歲乃有秋錄
事吏闕君攝其事樊氏叔姪爭先廬不決相訟前吏利
其貲故緩之不為析君登之於庭告以古孝弟禮讓事
役鈎于地使各取之叔姪悔悟叩首泣謝讓其廬不必
居踰年移吏婺州守熟君名不敢以吏待君每相可否
論事民陰受其惠武義民欲誘饑民為亂事覺欲悉捕
誅之武義大擾君走告廉訪副使伯嘉訥曰謀亂者一

狂豎耳餘人果何罪今不因而輯定之亂且見矣賴以

生者三千餘家義烏徐氏率少年七十餘剪髮為信劫
其仇家既而仇遁其黨怒遂火縣治而去郡議以為亂
律置之死君復告伯嘉訥曰愚民負氣縱火罪雖有之
豈如議者之重耶且剪髮者皆脅從耳欲置之死不已
酷乎七十人者皆賴以免聲績益彰至正乙未江浙行
中書省以君為慶元路市舶提舉司都目戊戌奉檄使
泉還道婺會國兵圍城君縋以出問道之會稽遇剪髮

民相率邀致其家出婦子拜曰生我者君也爭具肩輿
護君歸明年之金華訪其二子敬升遂卒卒時告其子
皆善言聞君卒者為之歎息君為吏至老毫毛無所私
家無儋石儲弗卹也然遇事敢言言必當乎理故所為
輒可稱道娶呂氏生五男子長源國朝知完縣事次即
敬福建行省員外郎次復元山陰縣儒學教諭次即升
今為儀封縣儒學教諭其一曰瑞出後上虞梁氏女一
適同郡王克常孫男六人長即煦由太學生為吳王府

伴讀擢今官次曰杰烈默熊烝孫女五人古之仕者將以行道也非以榮其身也然而所居卑則所被者狹故君子樂得夫時位焉苟幸時竊位以富貴其身而無所益於世則君子何取乎若君者雖老死於下位然所至而民受其惠其過於世之食厚祿而無善可稱者遠矣使天道可必君其有後哉銘曰

萬鍾無聞彼為何人吁嗟乎君下位終身雖則位卑善政孔殷誰曰不信視其子孫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婺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為衣種藥銀谷
澗中當春陽正殷翫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
飛隊泉中與其相廻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
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辨博孟夫子而下皆
未免於論議元統間瀟湘嘗侯君子洞中君子步履出速
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菹醢親執筆獻酬歌古
詞以為驪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

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旨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氓隸無不俟俟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來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為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

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

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糠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歛之不合而一不可一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彞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

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興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間賞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後為貧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為已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晷靡夜操觚著所

見於書書成印刻梓示人復貽書於濂曰予瀕死吾道
苦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
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於兵
寓子婿王為家留六年之久邁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
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十又
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為未幾條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
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為君采人因其衣鹿
皮故又號為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

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為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
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召公一黿與聞考
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
丞相巴延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
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
無不解學成而隱邈然不與世接唯寤寐羣經思一洗
文辭穿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辭恒懇懇為人道之
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

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麗喻為挺立孤松羣葩俯仰下
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
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
作古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謄寫謂絕似魏晉
人所撰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為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
門而名聞遠達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
公潛歐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為不可及移書諮訪如恐
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痰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

為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為簞時吸而出之
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之嗚嗚而泣生
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_馬萬鍾弗為動家雖素饒於
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竭粟
賑里閭自取來年以續其食嘗發所藏錫為器工人持
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
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
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

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
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小葉合
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者年
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
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沒時諸子唯喬年在
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婿即王為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
九人庭玉庭珪庭筠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某庭某女
四人適徐信俞本虞某闕某曾孫男五人紹宗超宗林

宗某宗某宗女三人在幼喬年庭堅等洎王為以是年十一月某甲子奉柩塋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塋後五年其高第弟子楊君芾乃為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同王為持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為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為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尚詭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懾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

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固必使
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
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
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
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
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
指君子為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
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

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
著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
其稱為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
曰

洙泗傳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混合兮陽陰悉苞
并無聞不開闡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白日中
天行如彼藝黍稷兮薈去莠與糧春實成白粲兮詔使
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鏞噌吰達幽隱兮務

使聲遠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兮
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亡解之溢衆目
兮瓌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燦如虹苟施琢刻
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可奠方明胡為墮
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剪為裘兮裁冠賸垂纓臨流
翫飛花兮心與烟霞冥清風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
道身自腴兮疇計祿位豐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
十潭向東流兮內有八尺瑩鬼神必訶衛兮靈氣結華

英永為文字祥兮千祀垂休聲

寧海林貞婦方氏墓誌銘

寧海林可企年垂八十纏綿疾疢偃卧不能興召其甥
方孝聞而謂之曰吾耄矣即溘先朝露無所憾第母氏
貞行未及顯白中心悻悻然類持杵舂擊之者聞汝弟
孝孺受經于金華宋太史太史進人以善者也儻孝孺
為達其誠太史未必不憫之而寵畀以文也言訖涕泗
滂然下孝孺以言予因不辭而序之曰貞婦諱友弟姓

方氏亦寧海人宋某同年進士淦之女孝聞之曾祖姑也年二十歸可企之父某時舅已歿惟姑存秋髮亦續紛矣當科繇之興黔首籍是以魚肉之夫獨嬰其難且無同氣之親以為助貞婦俛首事紡磚或至鷄號就枕由是給使之用不匱越八載而生四子夫以一疾亡長子年甫踰七餘子生尚幼貞婦幾欲無生然恐傷姑之心強顏追逐日夜飲泣吞聲不使聲聞于里有豪士欲乘其孤嫠凌之貞婦盛氣叱曰我未亡人耳爾誠君

子耶當恤我軫我之不暇顧反以相虐耶苟進進不已
誓直于官以懲彼繼者或聞之吐舌相戒莫敢犯卒能
樹其門弗墜姑年八十恒多病貞婦敬之如鬼神保之
如嬰兒無毫髮忤其意及以壽終帥家人行喪朝夕奠
哭如儀學禮君子不能過也訓飭諸子從師問學束脩
不足脫簪珥繼之至其成立皆為之授室歲時出坐堂
上子婦與諸孫分東西立階下次第舉觴為壽雍穆之
氣藹如陽春如是三十年乃卒卒時年八十二某年某

月日也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州里之人至今指其門相謂曰是有貞婦能皦然自守而致備福之養今豈復有是人耶相與慕咏而去貞婦四子長可傳次即可企次可任可信諸孫若干人某某孫女若干人歸濟寧知府方去矜及某某去矜孝聞父也予聞夫者婦之天天可背乎背天則非人也有若貞婦之順乎天天之報施如此亦云厚矣哉銘曰

鴻鴈貞雌而不再雄而況於人乎林氏婦方其始無愧

人道乎有人心者孰謂其不能興起乎



文憲集卷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膳銀監生臣秦朴